

那一年,我十八岁

井的启示

薛兰锁

读陈智勇著《先秦文化丛论》,其中有一节专门论述“先秦时期的井文化”,感到原先到处可见现在四处都不见的井,确实自先秦时期就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你看,“掘井而饮”的日常生活,“处商必就市井”的经济生活,“掌挈壶以令军井”的军事生活等等。特别是其中关于井与精神生活深刻联系的剖析和阐述,鞭辟入里,洞幽烛微,让我大开眼界。鉴古思今,正在成为过去时的“井”,仍然可以给我们很多启迪。

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上有《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这一代人都耳熟能详。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么一口“红军井”,实际上是毛泽东同志《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光辉论断,“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的生动写照。吃水不忘挖井人,党的恩情似海深。现在的人讲感恩,往往是感父母、亲戚、朋友、同事之恩,我认为在感这类小恩的同时,一定不要忘感大恩,这就是党和国家的大恩,时代和社会的大恩。如果不是党领导我们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果不是遇上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如果不是走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上,哪里会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是平凡之人,只有在平凡的岗位上勤奋工作,做出不平凡的业绩,才能不辜负我们的党和国家、

不辜负我们的时代和社会。

1983年高考作文题目是关于打井的一幅漫画,一个青年人连挖了四五个深浅不一的坑,有的离水很近了,他没有再挖下去,扛着铁锹扬长而去,还说“这下面没有水,再换个地方挖”。呜呼,是真无水乎,是真无恒心乎?此题虽小,不得不佩服命题者水准之高,用心之深。这个命题旨在告诉我们,只要对一件事坚持不懈,久而久之,你就会成为这个领域的顶尖高手,也就是打得“水”来。自己已至中年,每想到1983年高考作文题目中没有打出水的井,都似乎敲响了一记警钟。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对贪官污吏痛恨之深、处置之严,可以说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上绝无仅有。朱元璋不仅有“剥皮检草”的威吓,还有“井水论”的教诲。一次,朱元璋对官员进行“警示教育”:靠自己的体禄过日子,就像这口井一样,井水虽然不满,但可以养活一家老小。如果从外面取水倒在井里,水满了溢了,就必须加高井台,一旦台破水溢,就会殃及你的乌纱帽。人生离不开权衡,更离不开取舍,关键是有一种境界,一种智慧。那些几万、几十万的“蝇贪”以及几百万、几千万包括超亿元的“老虎”们,实在是算不清账,守不住自己的“这口井”,自作孽的缘故。

(作者单位:省委政法委)

开一朵爱之花

郭军峰

每天清早上班时,都会路过一个小公园,公园里有散步的、吊嗓子的、打太极拳的,晨练的人们在公园里享受着惬意时光。其间,那位每天坐在凉亭里拉二胡的老者总会吸引我的目光。他拉的二胡谈不上流畅与优美,我只能从蹩脚的曲调中辨识演奏的曲目。很显然,他是一名习学者。路过的行人无暇关注他的存在,即便偶尔扭头张望,也肯定是被他拉变调曲子的刺耳声所惊扰。但我每次经过时总会驻足欣赏一会儿,为老者专注和认真的态度,更为他风雨无阻拉二胡执着的热情。

这天,我放慢脚步,轻轻走到他的跟前,他演奏的是二胡名曲《听松》。只见他微闭双眼,一副自我陶醉的神情,似乎在这个公园里,只有他和二胡的存在。就在那一瞬,我的心被触动了,我听到了一个遥远而又熟悉的声音,它在告诉我:所谓独乐,是一个人独处时也能欢喜,每一刻都活得饱满、很有力量。正如这位老者,一上午独拉独醉,也能安然。

一曲结束,老者抬起头看到了我,微微一笑。我趁机和他攀谈了几句,简短的谈话让我对老者有了初步

了解:老人家年轻时就好音乐,经常拿一把二胡自学自拉,后来因为繁琐的生活只能让他把这份爱好暂时搁置,如今退休后又重拾旧爱。“我拉二胡不仅是为了打发时间,更是心底对它的爱。”老者边调弦边说。

我霎时明白了,老者是在奏响心灵之歌,他在刻意保留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而他的动机是这样的单纯而美好——爱,爱二胡、爱生活。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你可以贫穷,但你不能缺少爱,因为爱是生命中的血液,有了爱,生命才能鲜活奔放,人生才能昂扬挺拔。爱不需要理由,它就是一种美好的心情。爱不需要许诺,行动才是它的代言。物质的华丽有时纵然能俘虏一些拙劣的情感,将爱引向现实的生活,而心灵的美丽更能激活纯洁的情感,将爱放飞到精神的高空。爱在心里变为一种默默的新祈,爱在眼里就是一种全神的凝视,爱在脚下便有了轻盈矫健,爱在手里更是一种无穷的力量。

且让我们在行色匆匆的世间,开出柔软纯净而又充满朝气活力的爱之花吧。(作者单位:石家庄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兴安派出所)

到自己的一点底子,到连队后我也没有忘记学习,经常是晚上熄灯后自己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书学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当时参加全军统考我一下就考上了。当军校的录取通知书寄到连队时,我喜极而泣。美丽的蝴蝶之所以能在天空中翩舞,靠的就是破茧的痛苦。只有努力拼搏、战胜那痛苦,才能张开双翅,自由飞舞,破茧成蝶。

18岁、18岁,我参军到部队,红红的领章印着我开花的年岁,我为我的选择高呼万岁。是啊,30年前,我就是唱着这首歌走进了部队。部队锻炼了我、改变了我、成长了我。部队见证了我的成长,我也在这里度过了自己最美的花季。

又到了军人的节日,也是我的节日,祝愿我的战友们,当兵和曾经当过兵的战友们节日快乐!让我们再次唱起这首歌:18岁、18岁,我参军到部队,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也不会懊悔。

那一年,我18岁。

(作者单位:省公安厅)



贾平

马上又到建军节,我是1987年光荣入伍参军的。时光荏苒,那段在连队激情燃烧的岁月至今我都难忘。在那里,曾留下了我的青春、汗水、成长、友情。那一年,我18岁……

入伍起程前的那个晚上,妈妈为我准备了一桌子菜肴。吃饭时,全家人围坐在一起,都没了往日的气派。为了打破沉闷的气氛,我问曾经是一名老兵的父亲:“爸,明天我就要到部队了,您当了那么多年兵,当兵是种什么滋味啊?”父亲听了我的问题,笑了一下,说:“当兵嘛,就是酸甜苦辣咸,就像你妈做的这些菜一样……”说完顺手夹了一块鱼肉放到我的碗里。在我的记忆里,他第一次和我有这么亲近的举动,我愣了一下,还没来得及回味父亲的话,喉咙一下子哽咽了……

初尝兵滋味

我当兵的地方在北京。在火车上,带我们入伍的蔡营长告诉我们部队在北京苹果园。苹果园,多好听的名字,一定很美,我一路心驰神往。到了北京站,我被接上一辆大轿车,车启动不久便行驶到了天安门,当时心情真是格外激动。

一路上看着窗外的街景,兴奋之情难以言表。不知什么时候,车驶进了一个山沟里,穿行了一段时间,拐了一个大弯,开过了一座桥就进了军营。迎接我们的是个女班长,她把我们几个带到了个二层楼上的房间,屋子很大很敞亮,但是屋里什么都没有。班长说这就是我们的宿舍,还没回过种来,班长喊:“快把背包放下来,跟我下楼去搬砖和木板搭床。”当兵第一天,我们就在搬砖搭床中度过。

随后的日子里,感觉并没有父亲当初说的甜味,苦辣咸酸的味道越来越重了。苦在每天天不

亮就被起床号唤起出操还正迷糊的双眼;若在雪地里踢正步被冻麻的双脚和湿透的鞋子。辣在训练时做不好动作挨班长批评羞红的脸颊;辣在练兵场上脚上磨打出的一个个血泡。咸在每次行军时流下的一串串汗水;咸在训练时被汗水一次次浸透又捂干的军衣。酸在我们女兵都被统一剪成了一个个刺猬头后流下的伤心的眼泪;酸在想念家人时那倍受煎熬的分分秒秒。就这样,新兵连三个月集中营式的训练生活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习惯并主动接纳了这样的生活。早晨不等军号响就早早醒了起来准备早操,队列时口号响亮、步调一致、铿锵有力,各项训练、勤学、学习都勇争前茅。班、排长的脸上总挂着微笑,我开始体验到父亲说的甜滋味了。

沙场练兵

我在部队时每天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训练,体能训练排第一,五公里越野是家常便饭。有一次,半夜2点搞紧急集合,连长说我们要在天亮前跑到天安门看升旗,我当时真激动呀,跑了2个小时都没有觉得累,可是任凭怎么跑也跑不出那一座又一座的大山,等连长喊停时我们才知道他是反着市里方向指挥的,我们竟然一口气跑到了门头沟。他真是有指挥艺术,尽管虚拟了一个美丽的谎言却真正检验了一次我们的军事素质,我也感到惊讶,自己以前上学时那么懒散,突然怎么就练就了那么强的体质了。

我是通信兵,话务员是军中百灵,要练就一双千里眼、顺风耳,要具备脑子能记、耳朵能听、手拨能准、开口能说的“四功”本领。为了背熟部队番号、驻地和电话号码,我可是下了一番苦功夫。醒着背、吃晚饭,熄灯后睁着眼睛背、连做梦都在背。通过刻苦的训练,我终于第一批通过考核上机并且分

父亲留下的珍宝

郭强

没有家谱家训,没有遗言遗产,父亲一生平凡平常。但他身体力行、为人处世的工作态度和生活方式,对我影响很大。

父亲1936年出生于冀东南一个贫苦的农民家中。在那么多灾多难的年代,父亲经历了很多的艰辛和磨难。12岁便辍学跟着本村的一个鞋匠去了天津,给一个鞋铺掌柜看孩子、当学徒。

1954年4月,县鞋业社招工,18岁的父亲因为曾在天津鞋铺当学徒的经历,经人介绍到县鞋业社上了班。参加工作后,他兢兢业业,以厂为家,得到厂领导和工友们的好评,当年就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积极参加党组织的进步活动,迅速成长为厂党支部委员、厂办资料员,还被组织推荐到天津工业学校学习。1960年2月,又被鞋业社推荐调到县工业局工作。1972年3月,正值年富力强的父亲,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主动报名支援三线建设。当时,母亲在距县城十公里的一个公社驻地的县拖拉机站工作,自己带着7岁的我和4岁的弟弟,家中的困难可想而知。父亲一去就是七年,那段日子也是家

中最艰难的时光。父亲参加的三线建设,是沿太行山西麓修建铁路,带领民工在大山深处,风餐露宿,跋山涉水,肩扛人挑,条件非常艰苦。但父亲每次回来都很乐观,从没听见他提过工作艰苦。在他心里,投身国家建设,是为党和国家分忧。

1978年12月,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落实干部政策成为我党一项重要任务。各级都要求抽调有一定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的干部成立落实政策办公室。于是,刚刚结束三线建设回来的父亲,又被组织抽调到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工作,一直到1982年底落实政策工作结束。

离开自己的工作单位,在外工作的十几年时间里,他都是以大局为重,从没提过要回原单位工作,不讲价钱、要待遇,任劳任怨为党工作。后来我参加工作了,才体会到父亲不论是当工人还是当干部,不论是在三线还是在机关,始终以党的事业为重,对待工作踏踏实实,从不拈轻怕重,在心底深处践行着“党叫干啥就干啥”的信条。他是带着对党感恩的心在工作。

父亲一生简朴,一件衣服穿

很多年,从未记得他去商场买过衣服,他的衣服都是母亲给买。夏天的背心,经常是有了窟窿还穿着,他笑说:“这样更凉快。”家里的家具都是几十年前请木匠师傅来家里做的。有一次我借过年的机会给家里换了个新餐桌。他直说,还能用,太可惜了。父亲冬天喜欢戴帽子,我出门时经常给他买顶时尚的或质量好些的帽子,但从没见过他戴过。我回家时老劝他戴戴新帽子,他总是说:“旧的戴着习惯了,戴上新的反倒不自然。”

父亲退休后,就正式当上了全家的“后勤部长”,每天在家里收拾撮撮,买菜做饭。有时水管漏了、桌椅坏了,都经他手修理好。头些年,冬天自己烧炉子带暖气,他每天晚上惦记着按时封炉子,早晨起早生火做饭。既要节省煤炭,又要保证一家人吃饭、喝热水,屋里暖暖和和。

父亲一辈子怕给组织添麻烦,怕给别人添麻烦,不愿求人,不愿借东西,日常琐事都由母亲张罗打理。记得20世纪80年代,那时候时兴用柴油换砖盖房,亲戚们认为他在县里工作熟人多,找他买计划内的柴油或钢筋水泥,都被父亲一一回绝了。父亲按规矩办事的脾气性格慢慢被亲

公告